

穆儒丐稀见本小说

《如梦令》
点校

穆儒丐◎著 高翔◎点校



辽海出版社

穆儒丐 著
高翔 点校

穆儒丐稀见本小说

如夢令

点校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穆儒丐稀见本小说《如梦令》点校 / 穆儒丐著; 高翔点校.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14.12 (2017.4 重印)

ISBN 978-7-5451-3420-9

I. ①穆… II. ①穆…②高… III. ①长篇小说—
中国—现代 IV. ① 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07259 号

穆儒丐稀见本小说《如梦令》点校

责任编辑 刘 波 丁 凡

责任校对 王永清

开 本 690mm × 960mm 1/16

字 数 169 千字

印 张 19.5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出 版 辽海出版社

印 刷 北京铭传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451-3420-9

定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夢令

穆 儒 平 著

開 明 圖 書 公 司 刊

原版书影



穆 儒 丐 氏

原版作者照

自序

我作了不少的小说，自己认为满意的很少。这部如梦令是我少觉惬意的一点小成绩，如不苛求的话，也许不是什么不堪入目的东西。

我的小说，向来不依傍门户，什么罗曼哩，写实哩，我都不管，只不过任意经营，任意描写，并且时作时辍，虽然预先也有个布局，究竟能不能照预拟的写下去，自己也是毫无把握。

现在的作家，大都崇拜写实派，对于罗曼派未免就有点菲薄。但是在文学尚称幼稚的国家，是不是要有门户之见？何况所谓罗曼写实者，其界限本来很难区分，器俄^①是罗曼派，但是他的哀史又与托尔斯泰的复活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不当憧憬着好听的派别，而忽略了文章的实际。伟大的著作，有待乎伟大的精力和伟大的人格，我们若不确实的去修

养，期期然有志于伟大，仅徒以口头禅曰某旧派某新派，虽于世界文学史言之烂熟，究于吾等之创作有何裨益乎。

铁轨是走火车的工具，究之铁轨不能自动。文学史以及文学上一切法则，充其量铁轨而已，一成不变，而日新月异，所谓豪华版者在客车不在铁轨，以是之故，伟大天才的作家，自有他人所不能追随的本务，绝不恤作筑路的职工。

我很有志于写作，困于天赋及人为的不良条件，再不能更有进益，何况垂老之年，虽努力，而意懒不欲前，衷心所切盼者，于白山黑水间，必有一日，当有伟大作家之出现耳。

穆儒丐

① 器俄：法国作家雨果的最初汉译。

《如梦令》：伦理与市井的传统书写

高 翔

在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中，穆儒丐创作的《如梦令》，是鲜为人识的一部，故笔者称其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中的“稀见本”。

笔者所据《如梦令》本，系于旧书摊偶然淘得，1943年由开明图书公司出版。书内首页印有作者照片，下标“穆儒丐氏”；书末版权页上方贴有边长2.2厘米的正方形、浅绿色版权印花，两侧是花边，上下端写有“版权所有”四字，其中间所呈1.1厘米见方空白处，印有刻着篆体“穆”字的红色印章。全书共计313页。

该书于小说之外，透露出有关出版与创作方面的两则信息。其一，封面勒口刊有《开明出版趣旨》，内称：“我们出版的趣旨并没甚么高迈的理想，也没有甚么惊人的出版理论，但是我们却能认清了自己的本分、自己的天职，本着‘良

心出版’这四个字来为读书界服务的。”^①其二，书末附有开明图书公司出版的文学图书广告，其中《恋爱小说集慈灯著〈年轻人〉》列显著位置，其言：“慈灯先生在满洲文坛是最活跃的一员健将，他的文章散见于各大报章杂志，尤以恋爱的描写更受一般青年的欢迎。过去作品有童话集《月宫里的风波》和《老总头短篇集》。这本《年轻人》可说是作者最近的一部精心小说集。”^②《年轻人》所收作品要目为：《年轻人》、《爱的坟墓》、《女的旅伴》、《一男一女》、《明朗》、《追求》、《失意》、《尝试》等。

《如梦令》作者穆儒丐，生平鲜为人知，史料极难寻觅。随着近年研究的深入，情况有所好转。但依然有不精确处。如穆儒丐的出生年，至少有三种说法：1884年说^③；1880年说^④；“19世纪80年代前半期”说^⑤。后者源于《穆儒丐先生》

① 原文无标点，现标点为引者所加；刊《如梦令》封页勒口。穆儒丐：《如梦令》，长春：开明图书公司，1943年。

② 此广告原文无标点，现标点为引者后加。引文中所及慈灯《老总头短篇集》，或为《老总短篇集》之误。原书未见，据贾植芳、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老总短篇集》，“慈灯著。骆驼文学丛书。长春艺文书房1942年11月初版。”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501页。

③ 伊增垣：《宁裕之其人其事》，《北京文史》2005年第1期；又见穆儒丐著、陈均编订：《梅兰芳——穆儒丐孤本小说》，台北：酿出版，2012年，封面勒口。

④ 张菊玲：《香山健锐营与京城八大胡同——穆儒丐笔下民国初年北京旗人的悲情》，陈平原、王德威编：《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0页。后张菊玲在《穆儒丐的晚年及其它》（《满族研究》2007年第3期）中，对伊增垣《宁裕之其人其事》中穆儒丐的生平史料亦有引用，并称“这也算是解放以后关于穆儒丐生平可靠的历史记录”。

⑤ 长井裕子：《满族作家穆儒丐的文学生涯》，莎日娜译，《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第2期。

一文,刊《艺文志》第一卷第六号(1944年4月1日),后为日本学者长井裕子等沿用。穆儒丐出生于北京西郊香山旗人家庭。原名穆都哩,后更名穆笃哩,字六田,别署辰公,笔名有儒丐、丐等。少年时在虎神学堂、知方学社、经正书院等处读书。1905年被选拔为国费留学生,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六年。前三年学历史地理,后三年习政治财政。1911年归国,在北京短期做过秘书、教师、编辑等工作。1916年到沈阳,在《盛京时报》任职,1918年1月12日开始担任《盛京时报》“神皋杂俎”栏目主编,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回到北京,更名宁裕之。1953年(一说1952年)^①受聘为北京文史馆馆员,1961年2月15日逝世。在小说创作、戏剧评论、文学翻译等方面均有贡献。

穆儒丐的长篇小说,多以其出生地北京香山旗人聚居地为背景,讲述发生或源自那里的故事。被学者誉定为其创作的“第一部描写自己乡土的长篇小说”《同命鸳鸯》,开篇便是对北京西山世俗景象的画绘。其中对西山附近一座“残破不完的荒村”的勾描,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如梦令》中蓝老八、赵老二等最初居住的京西“一个流山水的沟眼内”。依穆

^① 伊增垣主“1953年”说,见伊增垣著《宁裕之其人其事》,《北京文史》2005年第1期;陈均沿其说,见陈均编订《梅兰芳——穆儒丐孤本小说》,台北:酿出版,2012年,封面勒口。张菊玲持“1952年”说,见其文《风云变幻时代的旗籍作家穆儒丐》,《满族研究》2006年第4期。

儒丐所言,《如梦令》所述真实故事发生在30年前即1911年前后。那时北京旗人的生活也许处于人生之旅的最低端。有历史学者这样表述:

生活艰难,贫困潦倒。王公贵族,生计维艰。王公贵族失去了昔日政治、经济地位,有的靠典卖祖产度日。荣寿固伦公主临终之前,家中十分窘困,将自己的凤冠送进当铺换钱度日,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一般旗人,更加艰难。《闻尘偶记》记载:居住在城内的旗人,“其贫薄者,借债无门,谋生乏术”;居住在京畿的旗人——屯居之旗人,京东、京北一带,大半衣食无完,女子至年十三四,犹不能有裤,困苦万状。^①

《如梦令》中也有类似的记叙:

由庚子以后,老蓝的生活便一落千丈,完全陷入难以支持的窘状了。所幸由老人遗给他们的生活之资,不仅是花着最容易的金钱,多少还有点不动产,以及家具衣服之类。无奈他不能利用,今日典,明日卖,没有几年,全被他弄光了,一直敷衍到辛亥革命,他已不属于一般阶级,很自然的,沉于赤贫的下户。

给人印象深刻的是,蓝老八卖掉自己三间房中的两间,

① 阎崇年:《北京满族的百年沧桑》,《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依然坐吃山空,不过几日,便感受到生存的威胁。作者叙述道:

老蓝环顾室内,无再可以变钱者,除了再把现在存身的这一间房子拆卖了,可是一家四口到哪里去住呢,老蓝也未免发起愁来。他无意中四下一看,不觉脸上就堆下一种又可恨又可鄙的笑容:“她俩虽小,大概也有人要。”

作者对特定时期旗人苦难生活的描写,不止于再现这种巨大的生活落差,而是突出显示了穆儒丐对旗人劣根性的勇敢揭示和强烈的民族自省自强意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怀。

《如梦令》虽为一部现代小说,但其最为突出者却是浓重的故事性色彩。纵观穆儒丐全部小说,“故事意识”无不充溢其中。1919年11月始以连载形式发表于《盛京时报》的《香粉夜叉》便突出显示了这一叙事特质。《如梦令》所讲述的故事是作者在“二十来岁的时候所曾闻见的”,三十年后作者“重提起来”,“而且结了一个很意外的果子”——《如梦令》,确是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现象。

《如梦令》的梗概是:幼时被亲生父母蓝老八(蓝大洪)夫妇卖入娼家做清馆的环子(玉夫人),成年后被已卸任军长之职、夫人早逝的鹿六爷赎出,组成家庭。但好景不长,鹿六爷不久即辞世,留下两子及万贯家财。因环子自幼被卖,并不

知晓自己早离父母的内中详情，加上苦守幼子、精神孤独，生出寻找生身父母之意，便在晚报发出“悬赏寻访父母广告”。此广告被曾与蓝老八夫妇早年住京西香山一带毗为邻居、而今在城内以卖炸豆腐为生的小商贩赵老二（赵麟）见到，遂为双方多次联络，使其重续亲情，众人好不欢喜。但其中唯将卖环子的真相隐瞒起来，对环子谎说她是在玩耍时走失，后被辗转送入娼门。

找到生身父母的环子姑娘自是不胜欣喜。出于孝心，在西单牌楼石驸马大街租下一套四合院住所，室内“应有尽有”，装饰一新。环子还抽派自家厨师、仆人伺候，蓝老八全家四口人欣然入住。除日常开销外，环子每月还给蓝老八夫妇各100元、两个弟弟各50元零用钱。然而，此时的蓝老八及家人的劣性逐一暴露出来。且不说蓝老八嗜吸大烟，好逸恶劳，极端自私，单言其两位胞弟，自幼随母沿街买卖废品，染有满身流习，粗野卑俗，偷盗成性，又屡找暗娼开房。环子给两个文盲弟弟聘来家庭教师，两人不但不用心学习，而且谋划在环子姐姐那里怎样骗得更多的钱：他俩听从蓝老八之言，给教书先生出主意，让他以买书的名义向环子要钱，然后将要来的钱双方“三七成劈账”，遭到教书先生的拒绝。后终以蓝老八之妻蓝八奶奶无意间对环子的一句不逊之言触动了其出身娼家之隐痛为导火索，又因环子从告密仆人

处始知自己被卖真相,亲情遭致破裂,那承载着环子时时憧憬且热烈期盼的天伦之乐的巨轮顷刻沉沦。心灰意冷的环子决计离开这伤心之地,领陪孩子出国留学,并捐出自己的豪宅改建为学堂,以无偿教育行善于社会。临行前她给蓝老八夫妇留下万元钱财托赵老二掌管。在给赵老二的信中嘱咐:“他们若真悔悟,往好里去,您再把钱给他们。”“愿我的父母和兄弟,作这洗心革面。”

《如梦令》显然是在讲述一则家庭伦理故事,而其中蕴藏着作者久驻于心却始终无法释怀的心结,一如作者在开篇所设引人思省之问:“社会是什么?伦理是什么?由于这个故事,真是很难解答的一个问题了。”

穆儒丐于讲故事前所说的这一番话是什么意思呢?换言之,作者将三十年前闻听的故事重新拾起的意义何在呢?由此不难联想到台湾学者杨照先生之言:“故事是联络已知与未知的奇妙桥梁,或者该说,故事是将未知引进到已知中最神妙的窗口。”^①作者于故事中感受的是对那个社会的困惑,正表明了故事的这样一种功能:透过故事可以“读到背后的社会与时代,并体会故事与社会间有趣多样的关联”。因为“再怎么天马行空的故事,都不会是不小心从天上掉下

① 杨照:《故事效应:创意与创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2页。

来的,必然跟故事描述的社会,或故事产生的社会,有着巧妙的关系。”^①这又表明,穆儒丐不仅是“喜欢转述故事”的人,而且是“喜欢参与在故事里”^②的人。这种对故事的参与,不仅表明着作者的一种世界观、人生观和社会批判意识——这是《如梦令》创作的根本动力所在,也显示着作者讲故事的独特叙事艺术。

《如梦令》突出显露出作者久怀于心且挥之不去的市井情怀。我们知道,穆儒丐终其一生始终生活在城市中。青少年时期之于北京,壮年时期之于沈阳,晚年又返之于北京,如此其作品无不浸染着都市生活的印迹,《如梦令》也不例外。就其本质而言,《如梦令》首先提供给我们的是对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市井书写。

市井书写的前提是作者创作进程中始终秉持的市井情怀。这种情怀,源于作者对市民生活的熟知;所形成的描述,在《如梦令》中俯拾即是。这里有对北京城“德胜门内外地区”贫民窟的真实映录:

在这一带,看不见一家较比整齐的住户,除了大杂院破庙,便是歪歪扭扭的小板房,一家挨着一家,曲曲弯弯形成一道极其异样的破烂街市。在这道主线以外,又散散落落开

① 杨照:《故事效应:创意与创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05页。

② 杨照:《故事效应:创意与创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5页。

了许多支线,反正都是利用空地,用碎砖土泥或破板秫秸等类,所造成的临时小屋。这些小屋,也有自己搭盖的,也有资本家合资建造租与这些职业斗士来居住的。若拿每月所收的房租,和他们所出的资本一比较,所谓暴利的嫌疑,当然就不能避免了。“不杀穷人不富”。无论走到哪里,穷人永远被剥削的。因为救济和同情,在贫民阶级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即,生活又是那么样永远受着威胁,所以他们除了自己扎撑奋斗,在他们的正当职业以外,有时不得不兼副业,他们的副业,倒不是出卖肉体的污辱勾当,多半是以身试法,偷或掏摸。

如果我们有机会,肯于到这区域来参观,就可以看见他们的宿营地是怎样一个情形了。除了他们那聊避风雨的矮屋,离台窗下所堆积的,不是整堆的烂纸,便是些麻绳布屑之类,间或也有一两口破缸或锈败铁器等等,也都是很不规则的,随处抛着。

这里有对北京下层女性市民审美生活细节的叙事:

在早先,妇女蓄发头,又都自己做鞋,肥头子,不仅为梳妆上所必需,分过的丝绒,使其成为细线,也非用肥头子的黏汁不可。当时妇女使用这东西,固然也可以到绒店去买,但多半是用弃的纸片和布屑换的。庚子以后,因为时局演变,生活样式以及风俗的趋向,也可与从前大不相同,肥头

子的用途，逐日缩小，直至今日，晚生后辈，已然不知道肥头子是怎样一种东西了。于是“换肥头子”一种古典的声音，也就和没有发条的老旧八音盒一样，从此再不能发声，取而代之的一种声音，就是今日在大街小巷，一日之间，不知道听到几百遍的“换洋取灯儿！”

肥头子虽然被潮流淘汰得不知去向，可是教（叫）换纸片布屑的这种职业战线上的人，除了把肥头子改为洋取灯，一切全是旧样，并不见有什么维新或卫生的气象。最奇怪的，人员是与时俱增，除了老弱惫癯，还平添了不知其数的女战士，自三十岁以上至六七十岁的鲐背老太婆不等，每天背着大竹筐，提着破口袋，绕街大喊其“换洋取灯儿”！尤其在深秋以后、快入冬令的时候，这种声音往耳朵里一钻，真能使人毛骨悚然，遍体生栗。

这里有对“买卖破烂”生意人的职业书写：

这些职业战士比任何阶级都齐心，称得起“芳以类聚，物以群分”。固然他们的同志，已然遍布于城里关外，但是若谈到开山本据，自然当以德胜门内外地区，为其最大之根本重地了；因为这里，有小市，有夜市，买卖破烂，销纳贼赃，天还不亮，交易便都完了，简快异常，绝无滞货。

便是第一等大古玩店，也不敢把这地方忽视。虽不必天天去，隔一两日，也得起个大早，到那里绕个弯儿。别看这里